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歷史哲學

(三)

黑格爾著

王造時謝詒徵譯

學 哲 史 歷

(三)

著 爾 格 黑

譯 徵 詒 謝 時 造 王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二部 希臘世界

到了希臘人裏面，我們馬上感覺像置身於在家裏一樣，因為我們已到了『精神』之園地；雖然這個民族之來源，以及牠的語言學的特質可以追溯及於其他民族——甚至及於『印度』——但『精神』之真實的『轉生』(Palingenesis)，則首須求之於希臘。我早先已把希臘比做青春時代；我所說的青春，不是那種意義，謂青春負有一種正經的、預期的使命，從牠的文化之諸種條件，以達到一個未來的目的，——這樣表示一個天生不完全和未成熟的形式，當牠自以為盡善盡美的時候，卻正是最不完備的時候；而是這種意義，即青春這時尚未有工作之活動，尚未為一個確定的睿智的目的而努力，——卻毋寧是表現着靈魂生活之一種具體的新鮮的。這種青春在官感的現實世界裏出現為『具有肉體的精神』與『精神化了的肉感』，——這一種『合一』是從『精神』發生的。希臘表示着青春的新鮮，和精神的活躍那種欣欣之狀。在這兒，那個進展的『精神』

纔第一次拿牠自己做牠的意志與牠的知識之內容；但牠所取的方式是這樣的，即國家、家庭、法律、宗教同時都是個性目的所在的對象，而且個性之爲個性也只因爲有了那些目的而然。反之，壯年人則悉心從事於一個客觀的目的，始終貫徹，堅持不懈，雖喪失他的個性亦所不計。

飄浮於希臘人想像中的最高的形式爲阿溪里斯（Achilles），他是詩人荷馬筆下的寵兒，推來戰爭（the Trojan War）期間的青年。希臘世界生息於荷馬（Homer）這個元素裏，如像人類生息於空氣裏一般。希臘的生活真是一種青春的成就。這生活之開始者爲阿溪里斯，這位詩歌的理想青年；這生活之結束者爲亞歷山大，這位現實的理想青年。這兩位青年，都出現於希臘與亞細亞之抗爭裏。在希臘民族長征推來的大軍裏，阿溪里斯是其主要角，但他並非全師之領袖，而係元帥之部屬；若拿他來做領袖，真是匪夷所思了。反之，那第二位青年，偉大的亞歷山大——現實世界上自古至今最自由和最美妙個性——卻進而爲這個年青的希臘生活之領袖（這生活在當時已臻於盡善盡美），完成了對於亞細亞之報復。

如今我們必須區分希臘歷史上的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爲真「個性」之生長時期；第二時期

爲牠在對外勝利中的獨立與繁榮時期（即與前面的世界歷史民族相接觸的結果）；第三時期爲牠的衰亡時期（即與下一個世界歷史民族相接觸的結果）。從牠的起源以至牠的內部完成這個時期（即使一個民族得能出前代民族之頭地的時期）包括着牠的原始文化在內。假如這民族有一個基礎——猶如東方世界爲希臘世界之基礎——則一種國外的文化加入爲牠的原始狀態之一個元素，於是牠便有兩重的文化，其一爲原有的，其二爲外來的。這兩個元素之結合構成了牠的訓練；而第一時期亦即終於牠的這些力量之結合，以產生牠的真實的和正當的活力，這種活力接着便轉而反對原係牠的基礎之那一個元素。第二個時期是勝利與繁榮之時期。但當該民族以全力對外之際，牠就不忠於牠的國內的原則，迨乎國外的刺激興奮既終，國內的分裂騷擾便起。這種內亂在藝術與科學方面則表現爲理想與現實之分離。這便是衰落之由。第三時期爲滅亡時期，乃與賦有高一等的『精神』接觸之結果。一言以蔽之。這同樣的過程，我們在每一個世界歷史民族之生活裏都見得到。

第一節 希臘精神之元素

希臘是那個『實體的』（換言之，即道德的與智慧的原則之實體的形式），這在同時又是個別的。『普遍的』（『抽象的』）是被戰勝了；（註一）『精神』不復沈陷於『自然』裏了，同時那些地理的關係之不易應付的性質也消滅了。我們現在所講的地方是以各種形式展開於海上的一片土地，——一羣島嶼，和一個顯出海島特徵的大陸。伯羅奔尼撒斯（Peloponnesus）與歐陸之連繫只是一個狹窄的地峽；希臘全境滿是千形萬態的海灣。這地方之普遍的特質便是劃分為許多小的區域，同時各區域間之關係與聯繫又有大海以爲溝通。這地方多的是範圍有限的山嶺，平原，流域與河流；但這裏並無大江巨川，並無絕對的『平原流域』；這裏山嶺之縱橫，河流之交錯，結果無從有凌駕其餘的一個偉大特徵。這裏看不到東方所表演的物質的偉大，——沒有恆河，印度河等江流，在這些大江流域上的種族，因爲牠的風景線永遠顯出一個不變的形態，故而生習於單調，激不起什麼變化。反之，那種處處皆是錯綜分裂的性質，正與希臘各族之多方面的生

活，以及希臘『精神』之善變化的特徵相吻合而無間。

希臘『精神』之初步的性質便是如此，其間包含着他們文化之起源於各獨立的個體；——

在這一種情形下各個人皆保持他自己的地位，並不自始即依家長制那樣團結於『自然』之約束下，而是通過了別的媒介，——通過了『精神』所認可的『法律與風俗』，而造成的結合。須知在一切民族中，惟希臘民族係從生長而獲得了牠的形式。講到他們的民族統一之起源，必須考慮的主要點便是分立。這一個通性——性格上固有的不同。克服這種分立的第一階段，形成了希臘文化的最初時期；而唯其有了這種的不同，與這種不同的克服，所以纔得產生那美麗的自由希臘『精神』。關於這一個原則我們必須有一個明白清楚的概念。或以爲這樣美麗和這樣真個自由的生命，係由一個種族在血統關係與友誼關係範圍以內，經過了這種毫不複雜的發展過程而產生的，——這種觀念實是膚淺之至，錯誤已極。雖然那最類似這種沈靜的和諧的展開之草木生命，牠所以能够生存與茁長者也完全是靠了陽光、空氣與水之對峙的活動。『精神』所能有的那種唯一的真正對峙，牠自身也是精神的：這便是牠的固有的不同，牠只能從這種不同裏纔能取得

力量以實現牠自己爲『精神』。希臘歷史當草創之初便表演着一半土着與一半外族的這種雜交與混血；而亞的加 (Attica) 本土——牠的人民命定要開在希臘百花頭上的——正是許多最不同的血統與家族之集合地點。每一個世界歷史民族，除掉那些亞細亞王國——牠們是站在偉大的歷史劇幕以外的，——都以這個方式而形成。因此之故，希臘人——羅馬人亦然——是從許多最參差不同的民族之彙合而發展的。在希臘的如許種族之中，我們殊難說明何族係原來的希臘人民，何族係自遠方移入；須知這裏所說的時期全然屬於非歷史的，曖昧不明的時期。那時候希臘的主要種族爲皮拉斯齋 (Pelasgi) 人。關於這個種族，我們所有的記載是錯雜紛紜，互相抵觸的，一輩博學的先生們曾經費盡心機要使這種記載可以有條不紊，——要知道歷史上矇矓不明的時期特別是博聞飽學者之好題目，好材料。以初期文化之最早中心地見著者爲塞雷斯 (Thrace)，即奧忒斯 (Orpheus) 之故鄉，——和帖撒利 (Thessaly) 二地；牠們到後期多多少少有些隱而不彰了。從阿溪里斯之鄉士泰奧替斯 (Phthiotis) 發生了那個共通的名字希臘 (Hellenes)，——這一個名字，誠如修昔的底斯 (Thucydides) 所稱，在荷馬之時是絕不具有這種廣大

的意義的，好像『野蠻人民』（Barbarians）這一個名字當時尚未爲希臘人所明白瞭然一樣。關於多數部落和牠們的演變興革應由專史加以敘述。大體上說起來呢，凡部落以及個人當他們的地方上人口過多的時候，終有移動的傾向，因此這些部落便在遷徙覓居之狀態中，時常互肆掠奪打劫之事。那位明敏的修昔的底斯說道，『時至今日，彼奧查利安羅克里亞（Ozolian Locrians）人，埃陀利亞人（Aetolians）和阿刻內尼亞人（Acarmanians）都還保持着他們古代的生活方式；便是那攜帶武器的風俗也是保留着，實爲他們古昔掠奪習慣之遺痕也。』他說雅典人（Athenians）是在太平時期第一個放下武器的。按在那時候的情形下，農業是不經營的；居民非但要防禦劫掠爲生的人，又須與野獸相爭戰（雖當希羅多德斯之時，涅斯德（Nestus）與阿溪盧（Achelous）河岸上仍盤踞着許多獅子）；到後來則專以馴良的牛羊爲掠奪之對象，而當農業已變得更加普遍的時候，人們仍多被擄去賣做奴隸。修昔的底斯於描寫希臘這種原始的狀態時，更是繪聲繪色，瑣細靡遺。

由此觀之，當時的希臘是處於這種騷擾不寧，姦淫擄掠之情形裏，而牠的多數部落是常在遷

徙之中。

活躍於希臘民族生活裏的第二個元素爲海。他們的國土之地形造成了他們的兩棲類式的生存，使他們能够隨心所欲地凌波往來，無異於踏陸行走——既不像游牧人民那樣漂泊無定，也不像江域居民那樣安土重遷。海上的主要職業，並非經商貿易，而係海盜劫掠；我們從荷馬之詩篇看來，這時候海上剽劫尙未被目爲不正當的事情。據稱首先削平海盜者爲邁諾斯（Minos），而首獲安居樂業之地方爲克里特；按後來見之於斯巴達（Sparta）的那種社會情形——即一黨專政，而被征服之他黨，則不得不帖然就範，任令驅使，——早就見之於克里特了。

參差不同爲希臘精神之因素，這是方纔說過的；而外來民族與希臘文明之基礎有關，又是大家知道的。希臘人道德生活之這種外來的淵源，當由他們以感激的追思，保存在他們的可稱爲神話學的一種形式裏。他們的神話聲稱特立托勒馬（Triptolemus）本栖里茲（Ceres）所授，創始了農業與婚姻制度等等。伯羅米修士（Prometheus），據稱他來自遙遠的高加索，首先教人取火與用火之法。鐵之採用對於希臘人也是極重要的，荷馬詩中僅述及銅，未嘗言鐵，而伊士奇勒斯（Æschylus）

schylus)則稱『塞格提的』(Scythian)鐵。橄欖紡織術之流傳，以及坡賽頓(Poseidon)創造的馬，都屬於這一類的。

比這些文化之鱗爪具有更多歷史性的便是言之鑿確的外國人之來臨；傳說告訴我們這些外國人怎樣建立各國的情形。是故雅典城之始創者爲一位埃及人栖克洛普斯(Cecrops)，但此人之歷史則渺不可考了。伯羅米修士後嗣雕揆力溫(Deucalion)之種族曾與許多希臘部落發生關係。弗里幾亞的皮羅普斯(Pelops of Phrygia)傳爲坦塔拉斯(Tantalus)之子也有其名；再有丹內阿斯(Danaus)來自埃及，他的後嗣計有阿克立息阿斯(Acrisius) 丹內伊(Danae)和百爾修斯(Perseus)諸人。據說皮羅普斯帶了巨量財富到伯羅奔尼撒來，深得當地之尊敬。丹內阿斯在亞各斯(Argos)住了下來。尤其重要的人是卡德馬斯(Cadmus)，來自腓尼基，他把發音的文字傳入了希臘；希羅多德稱這種文字原係腓尼基所發明，他引了當時所有的古代銘刻文字來證實他的說法。據傳說所稱，卡德馬斯是始創底比斯的人。

我們這樣看到許多文明的民族之殖民情狀，這些民族就文化而言都超過當時的希臘人；但

我們不能拿這種殖民情形與英吉利人在北美洲的殖民情形來比較，因為英國人未與當地土人相混合，卻把他們取而自代了；至於希臘的殖民者則與原來的份子如水乳之交融。這些殖民者來臨的時期據稱遠在西曆紀元前十四與十五世紀。卡德馬斯相傳始創底比斯於西曆紀元前一四九〇年間——這一個時期與摩西之出埃及（西曆紀元前一五〇〇年）幾乎恰相吻合。希臘各種制度之創始諸祖中又有安非替溫尼（Amphictyon）其人，據稱他曾在德摩比利（Thermopylae）把希臘本境和帖撒利之許多小弱部落成立了一個組合——那個偉大的安非替溫尼同盟據說便從這一個組合而起源的。

這些外國人又因為建造了礮壘和創立了皇室之故，為希臘建立了若干固定的中心地點。在亞各里斯（Argolis）地方，古代的礮壘構成了那裏的城牆，這些城牆名叫賽克洛普斯式（Cyclopian），因為牠們的堅實鞏固，不易毀損，雖在晚近亦時有發現。

這些城牆一部分為不整齊形的磚頭所築，空隙處則實以細石；又一部分則為許多石塊，配合得極其小心，不見罅縫。泰麟滋（Tiryns）與邁錫尼（Mycenae）也有這樣的城牆。雖在今日根據坡

舍尼阿斯 (Pausanias) 的記述，猶可認見邁錫尼之城門與其雄獅。據云亞各斯王普洛條斯 (Proetus) 從呂西亞 (Lydia) 帶來了賽克洛普斯人，這些城牆便是他們所建築的。然而又有人說牠們是古代皮拉斯齋所建。這個英雄時期的王侯們，通常都築宮室於這種城牆所保護拱衛的堡壘之中。尤爲出名的乃王侯們所造的金銀庫，如奧昆麥那斯 (Orchomenus) 地方民耶斯 (Minyas) 所築的金銀庫，以及邁錫尼地方亞特魯斯 (Atreus) 之金銀庫皆是。所以這些堡壘便成了小邦之核心，使農業有所保障，又使商業無盜劫之憂。惟據修昔的底斯告訴我們，這些堡壘因避海盜之剽掠起見，並不築於海傍；海岸城市都是後期纔有的。所以堅實的社會結構便是與那些王侯之居一起發生的。凡王侯對於臣民之關係以及王侯相互間之關係，從荷馬詩中最足以看出。這種關係並不根據法律所規定的社會情形，而係根據於財富與屬地之優越，軍力之雄厚，個人之英勇，識見與智慧之高超，以及出身之門第；按王侯與英雄同樣被視爲高等的閥族的。他們的臣民所以服從他們者，不是因爲有了階級層之區分，不是由於農奴制度之情形，不是出於大家長制之關係——按照此制，惟部落或家族之長始得爲全部落或全族之主——同時又尙非立憲政府的明白。

需要之結果；而卻是出於大家感覺到的那種必須，要團結一致，要服從一位善於命令的統治者——不能對於他懷有嫉妒與惡意。君王個人所享的權威，全視乎他有多大的能力以發揚這種權威；但這種優越既只是個人的英勇使然，根據於個人的成績，所以決不能夠持久。因此，在荷馬奧德賽一詩中，我們但見皮涅羅皮（Penelope）之求婚者紛紛強佔久出未歸的奧狄秀斯（Odysseus or Ulysses）之家產，全不把他的兒子放在眼底。又當奧狄秀斯降臨冥間的時候，阿溪里斯在問起他的父親時，話中顯出他的父親既已老耄，便不會再受人崇敬的意思。風俗禮制仍是簡單之至：王侯們爲自己治餐；奧狄秀斯建造他自己的房屋。在荷馬的伊里亞特（Iliad）詩中，在那場大戰裏有一位大元帥，儼然萬王之王，——但其他的侯王們環繞着他，形成一個自由的論議機關：那位最高的君王雖受人擁戴，但他不得不使事事爲衆人所悅服；他對阿溪里斯大發脾氣，但後者一個不高興便退出戰事。各侯王領袖們對於民衆的關係也是一樣的，使民衆裏常有要求予以注意與尊敬的人。一般民衆之從事戰征，並不像君王興兵時招來的傭兵；也不是蠢笨的一羣農奴，像羊與雞似地被驅至戰場；也還沒有到爲自己的利益而戰的程度；但卻算是他們所擁戴的領袖之隨從。

伴侶，——做他的事功之見證，當他的緊急的護衛。與這些關係維妙維肖者便是希臘全部神祇間的關係。薛烏斯（Nereus）在羅馬爲周比特，爲希臘諸神之父，但諸神各本自己的意志行事；薛烏斯尊重他們，他們也尊重他；雖然有時候他詬罵他們，威脅他們，於是他們或則帖然服從，或則不平而退，口出怨言；但他們決不使事情走到極端，而薛烏斯在大體上也把諸事處理得爲衆人悅服——即向這個讓步一些，向那個又讓步一些。所以在人間以及在天上（奧林匹亞世界裏），都只維持着一種寬弛的綱紀；這裏有的是王權政治（royalty），而尚未進爲帝制政治，因爲必須在一種更廣泛的社會裏，纔感覺得到帝制政治之需要。

當種種情形與社會關係盡如上述的時候，那椿驚天動地的事件發生了——整個希臘團結一致，共赴民族的危難，即是，推來戰爭；從這場戰爭開始與亞細亞有了更爲廣泛的聯繫，對於希臘人發生了非常重要的結果（按詩人們所稱耶孫（Jason）至科爾奇斯（Colchis）的遠征，爲期更早，與推來戰爭比較之下，只是一種範圍非常有限的，孤獨的戰爭）。這次共同的軍事行動之所以發作，據說因爲一位亞細亞的王子，把款待他的主人家之妻帶走了，這樣違犯了賓主之禮則的

緣故。亞加綿農 (Agamemnon) 於是運用他所有的威權與潛力，聚集了希臘之君王。修昔的底斯 認為他的權威乃是由於他的世襲的主權，加上他那獨霸的海軍力量（見荷馬伊里亞特第二章第一〇八頁）。話雖如此，這種主權與力量非由外界的強迫所造成，而且全部軍力之召集完全根據於各個之同意的。希臘人於是團結一致，共同行動，其團結之程度可說是空前絕後的。他們的努力之結果便是推來之征服與毀滅，但他們並無久佔該城之意。所以在解決辦法上看來，並沒有什麼外表的結果，而只有一種耐久的政治團結，乃全民族共同戮力完成這一事功之影響所致。但是那位大詩人卻把他們的青春與民族的精神，描繪為一幅不朽的圖畫，以刺激希臘人民之想像；在他們的全部發展與文化上，這幅美麗的人生的英雄主義之圖畫永遠呈現為一個指導的理想。同樣地，我們在中世紀看到整個『基督教世界』 (Christendom) 團結以求一個目的——耶教聖廟之收復；然而無論會有多多的勝利，一樣地是缺少持久的結果。彼十字軍乃新覺醒的基督教世界之推來戰爭，合力對付穆罕默德主義（回教）之簡單的和諧的純淨。

那些王室都覆亡了，一半為特殊的慘殺之結果，一半為逐漸的絕嗣之結果。在這些統治者與